

# 德、英、澳三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及启示

邹雨欣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本文探讨了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的特征及其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启示。通过分析各国的培训背景、政策及具体实施措施, 本文指出,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关键。研究发现, 德国的“双师型”机制、英国的“三段融合”及澳大利亚的实践导向体系均为我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最后提出我国在构建教师培训体系时应关注多元化培训、政策引导、数字技术应用、持续职业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 以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 职业教育; 教师培训; 培训机制; 可持续发展

## 0 引言

《教育 2030 行动框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其中明确提出要“确保所有人能够获得并承担得起优质的职业技术教育”, 这一表述首次将“高质量”纳入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核心描述。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顺利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衔接, 也对降低辍学现象产生积极影响<sup>[1]</sup>。因此, 推动职业教育走向高质量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点方向。

## 1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

### 1.1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现实背景

为应对数字化带来的工作环境变革, 德国自 2015 年起提出了面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职业教育 4.0”战略, 旨在构建能够灵活适应数字化岗位需求的专业教学体系。<sup>[1]</sup> 重点关注如何将数字化技术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中。这一战略不仅推动了传统职业培训模式的转型升级, 还通过优化课程内容、升级教学设备和工具, 确保学生具备应对未来数字化工作环境的技能。同时, 德国加强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 通过提供与时俱进的培训, 使教师能够有效传授数字技术相关知识, 帮助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需求。

### 1.2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政策背景

《教师教育标准: 教育素养》<sup>[2]</sup> 为德国教师的专业素养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这一标准强调教师必须具备广泛的教育科学知识、良好的教学技能以及持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领域, 教师不仅要掌握传统学科知识, 还需精通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以确保能够有效指导学生应对未来的工作环境。该标准通过政策引导, 规范了教师培养体系的专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方向, 为德国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

### 1.3 现实举措

为落实职业教育 4.0 战略, 德国采取了多项实际措施。一方面,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更新职业院校的数字化设施, 提供高效的教学软件和硬件支持。另一方面, 德国实施了一系列教师培训项目, 包括持续的进修课程、在线培训平台和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帮助教师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教学能力。<sup>[3]</sup> 此外, 德国还鼓励企业和学校密切合作, 共同开发适应数字化需求的课程, 确保教学内容紧跟行业发展趋势。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具实践性的学习机会, 也推动了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根据工作岗位和任务的不同, 可划分为两类: 任职于职业培训学校以外的社会培训机构的实训教师与任职于专门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师, 形成德国的职业教育教师“双师型”机制。<sup>[4]</sup>

## 2 英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

### 2.1 英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现实背景

在英国, 教师培训由教师培训管理署与教育标准办公室共同负责。教师培训管理署主要负责认定培训机构并分配政府资助, 而教育标准办公室则专注于培训质量的监督与评估, 对表现优异的机构予以认可, 对未达标者施加整改措施。两部门协作推动培训体系的整体提升, 并确保高质量培训受训者的比例不断增加。

教师教育的核心目标是提升职业专业化水平, 体系涵盖职前培养、入职辅导和在职进修三个阶段<sup>[2]</sup>。在这一过程中, 高校、职业院校及企业均参与其中, 形成了以三段式发展为框架、三方协作为支撑的教师培养机制, 既保障了师资质量, 也增强了教育实践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

### 2.2 英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政策背景

2006 年, 英国终身学习委员会 (LLUK) 制定了《终身学习部门教师、辅导人员和培训者专业标准》(以下简称《专业标准》), 并在次年推出相应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体系。根据该体系, 教师在获得资格证书后, 还需在五年内完成合格教师学习和技能认证 (QTLS), 以维持专业水平。2012 年, 英国继续教育、技能与终身学习国务部长设立的专家组发布了《劳德·林菲德关于继续教育专业化发展的独立报告》, 指出职教教师资格的确定应更多依赖地方决策和个人责任, 建议取消政府强制性持证要求, 由雇主自行界定教师和学校发展所需的标准。该改革使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能力要求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导向, 强

调教师掌握与雇主需求匹配的职业技能,同时强化其作为职业专家的身份[6]。

### 2.3 现实举措

英国在教师资格制度的建设上经历了从初步尝试到强化,再到部分法定要求废止的过程,同时教师专业标准的能力要求也经历了从宽泛到细化,再回到相对宽泛的调整。这一改革赋予雇主更大的自主选择权,体现了英国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市场化”特点。在职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积极促进高校、职业院校及企业的协作,形成资源共享、运作高效的培养机制。部分高校承担了教师培训任务,在课程开设之初,教师会批判性评估受训职业学校教师在继续教育与技能发展中的作用,明确其核心价值观和理论基础,并提供实践挑战与理论考核。英国的职教师资聘任制度结合专职与兼职,既依赖专职教师,也吸纳经验丰富的企业技术骨干。培训体系覆盖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在职进修三个阶段,“三段式”模式贯穿职业教师整个职业生涯。

## 3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

### 3.1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现实背景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推动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关键力量。这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多元化能力要求,以适应知识型职业和产业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师作为技能人才的培养者,需要接受系统化、专业化培训,以提升综合能力,从而满足社会和产业对技能型人才的实际需求。

### 3.2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政策背景

1978年由康甘委员会成员彼得·弗莱明所提交的《弗莱明报告》,面向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进行了正式呈递[5]。该报告着重强调,对于职业技术教育领域而言,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之培养应当得到充分重视。专业化培训模式被明确提出,旨在培育职业学院的实践型师资队伍,从而支持学习者实践技能的有效提升。21世纪初期阶段,《21世纪的教师——联邦政府教师质量行动》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颁布实施。由此可见教师素质提升已被确立为该教育政策的核心关注点。《联邦高质量教师计划——2003年行动纲领》随之推出,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支持框架,涵盖实践指导、研究支撑及行动方案等多个维度内容。这一国家级综合项目的实施成效显著。在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AQTF)指导下进一步开展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工作值得关注。全国统一的“培训包”(TrainingPackage)由联邦政府组织开发完成,其中职业教育教师培训课程内容得以明确规范。质量标准及评估要求亦同步制定完善[3]。

### 3.3 现实举措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实施统一的从业资格标准,确保教育与培训行业的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教学资格。<sup>[2]</sup>依据职业教育培训包,教师需持有国家资格框架下的四级教师资格证书,该证书涵盖课程设计、

教学、评估、咨询服务和教育管理等基本能力。为应对快速变化的行业需求,在职教师需不断更新职业能力,以确保其知识和技能与当前行业实践相关。<sup>[7]</sup>职业教育培训包规定,教师应通过参与各类教育和培训活动来提升职业能力,保持与行业标准的一致性。师资培养纳入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由国家技能质量管理局负责监督。申请开设师资培训课程的机构需提供严格的资质材料,确保培训师具备当前行业技能。ASQA对培训过程实施严格审查<sup>[4]</sup>,确保培训质量,以维护职业教育的整体标准。

## 4 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的启示

借鉴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成功经验,我国在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建设中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4.1 构建多元化的教师培训体系

有效的教师培训体系应涵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种培训方式。德国的“双师型”教师机制,即在职业培训学校中既有理论教学的教师,也有来自企业的实践教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国可以通过建立校企合作机制,让教师在企业中进行短期实践,获取第一手的行业信息,进而将实践经验引入课堂教学。此外,鼓励教师参与行业会议和培训班,以提高其对行业动态的敏感度和教学内容的时效性。这种多元化的培训模式能够使教师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能掌握最新的行业技能,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就业竞争力。

### 4.2 注重数字技术的应用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师必须具备数字化教学的能力。德国提出的职业教育4.0战略,强调将数字技术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中,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应加强对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操作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具体措施包括组织教师参与数字化教学的研讨会和培训课程,鼓励他们探索数字教育工具和在线教学平台的使用,从而提升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和效果。此外,建立相关资源库,提供数字化教学案例和课程设计模板,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开展数字化教学。

### 4.3 持续的职业发展与再培训机制

借鉴澳大利亚的在职培训机制,我国应建立教师持续职业发展的体系,鼓励教师定期参与进修和再培训。在职业发展规划上,职业院校应为教师设定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和评估标准。可以根据教师的教学效果和行业参与情况,设立不同的职业发展级别,激励教师不断学习和进步。

### 4.4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升教师培训质量的重要途径。我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吸收和借鉴先进的教师培训理念和实践经验。例如,可以开展国际教师培训项目,邀请外国专家来华授课,或派遣优秀教师赴国外学习和交流。同时,应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参与全球职业教育的研究与发展,通过国际合作项目推动教师培训机制的创新和提升。这样的交流不仅能帮助教师拓宽视野,还能增强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 5 结语

综观德国、英国与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其成功内核在于构建了政策引领、标准驱动、实践贯穿、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并非单一模式的复制,而是各国基于自身经济结构与教育传统,对“如何培养胜任的职教教师”这一核心问题的精准应答。德国的“双师型”机制确保了理论与技能的源头活水;英国的“三段融合”与市场导向赋予了体系高度的灵活性与回应性;澳大利亚全国统一的资格框架与严格的质量监管,则保障了教师队伍基础能力的标准化与时代性。这些经验共同指向一个结论: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教师,必然是精通教学、深谙行业、并能终身学习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未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机制的优化,应聚焦于四个关键维度,实现系统性升级。首先,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标准与认证体系。须在国家层面进一步细化并推行权威、统一的“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与能力框架,明确各发展阶段的具体要求。同时,建立与之配套的、行业深度参与的多方认证机制,使教师的专业身份与能力获得市场与社会广泛认可,为培训提供清晰目标。其次,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协同育人模式。关键

是通过制度创新,将企业深度参与教师培养从“提倡”变为“必然”。可探索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学分银行,将定期、深度的企业实践与技术服务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的硬性指标。同时,支持校企共建“技能大师工作站”与“教师实践基地”,形成人员互聘、课程共研、项目共担的实体化运行机制。拥抱数字革命,赋能教学与学习转型。教师培训必须将数字素养置于核心位置。培训内容应从工具使用,升维至数字化课程设计、虚拟仿真实训开发、数据驱动的学情分析等创新教学能力。应系统建设国家级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与研修平台,为教师提供触手可及的支持,并设立专项激励,鼓励教师开展智慧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最后,构建终身发展体系,激发专业成长内驱力。建立覆盖职前、入职、在职全周期的、模块化、菜单式的培训供给体系。推动教师职业发展路径多元化,将教学成果、技术应用创新、指导学生竞赛成绩等作为重要评价维度,打通专业发展的“立交桥”。营造崇尚专业、持续学习的组织文化,使教师成长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总而言之,锻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职教教师队伍,是筑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这要求我们以更开放的视野汲取国际智慧,以更坚定的决心推动本土化制度创新。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升职业教育的内涵与吸引力,为培育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坚实的人才之基。

## 参考文献:

- [1]OECD.Improvingevidenceon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VET):OECD'snewinternationalVETassessment[EB/OL].(2023-03-17)[2023-0606].<https://oecdutoday.com/improving-evidenceon-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vet-oecdnew-international-vet-assessment/>.
- [2]吴梦徽,王中奎.融合理念下德国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举措、成效与隐忧.比较教育研究,2023,45(8):83~93
- [3]杨琴.德国《教师教育标准:教育素养》的修订及启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2):192~201
- [4]鄢彩玲,赵志群.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向职教教师转换——德国的经验与启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01):149-154+186.
- [5]申文缙,周志刚.协同视阈下德国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体系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17,44(04):115-128.
- [6]马倩美,喻忠恩.英国职教师资培养模式的特色及启示[J].教育现代化,2019,6(96):162-163.
- [7]范璐璐.英国“双专业”职教师资培养路径探析及启示[J].职业教育,2022,21(24):56-63.
- [8]Kangan,Myer.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inAustralia[R].Vol,11,Canberra:TheGovernmentPrinterofAustralia,1975:49.
- [9]胡海燕,罗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历程、举措与启示[J].继续教育研究,2023,(09):51-55.
- [10]申棕鑫,张士辉.澳大利亚职教师资培养对甘肃省中职师资建设的借鉴意义[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8,(36):63-65.
- [11]李一.澳大利亚卓越的职业教育专业化师资培养路径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4,35(04):83-88.
- [12]袁丽.澳大利亚教师教育的标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发展的趋势及其启示[J].教师教育研究,2015(3):107-122.

**作者简介:** 邹雨欣(2000—),女,汉族,湖南衡阳,硕士研究生,湖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管理研究。